

## 生死营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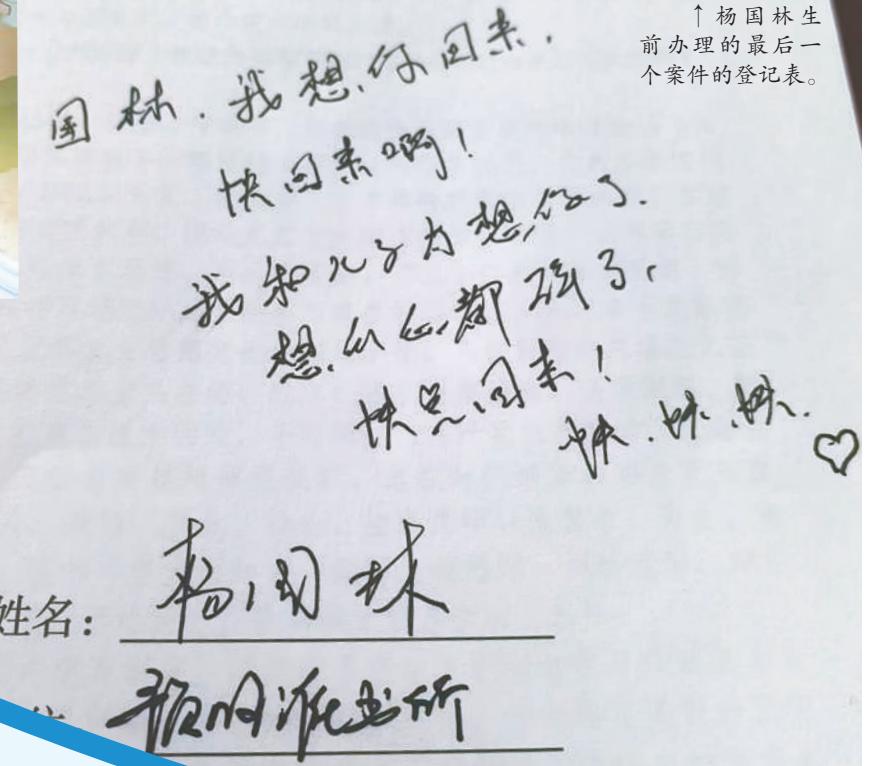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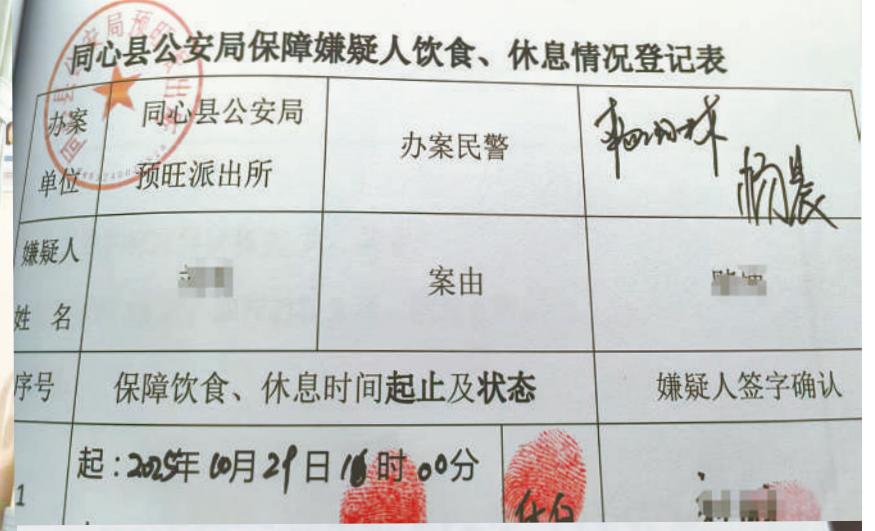
本报记者 铁志平  
张晓慧 文/图

县城买的新房刚拿上钥匙，妻子考上工作正待入职，儿子再过10天满百天，7天前刚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——当人生的一个个大事喜事来临时，2025年10月31日，34岁的同心县公安局预旺派出所民警杨国林，却在一次抢救群众生命的紧急任务中倒下。

## 那几分钟，像一辈子那么长

## 用生命赴使命

## 「不办案子，算什么警察」



初冬的风扫着残叶，旷野里的旱塬一片沉寂。

11月14日中午，阳光有些刺眼。同心县预旺镇宏文洗车行门口，马彦全握着水枪，一遍遍冲洗着门前的水泥地。就在14天前，也是在这儿，他拨通了人生中第一个110报警电话。

10月31日19时许，过路罐车司机冯某将罐车停在洗车行前，要清洗罐体。几天前，他从河南省巩义市拉着货源，送到甘肃省甘谷县和清水县的污水处理厂。卸货返回盐池县时，途经预旺镇。马彦全开了5年洗车行，懂规矩，这种活没相关操作证不能碰，即使这辆车没贴危化品标志。他再三劝阻，冯某却执意爬上罐车，塞给他20块钱，承诺废水自己会拉走。

于是，马彦全和妻子各自忙活，直到妻子突然喊他：“机器响着，怎么没水声？”他心头一紧，爬上罐车探头望去——一股刺鼻气味猛地呛进鼻腔。只见罐内，司机一动不动地躺着，水枪扔在一旁。

“我脑子嗡的一声，手都在抖。”马彦全慌忙拨打了110和120。过了一会，有电话打进来了，是出警民警询问情况。正说着，一辆警车到了——从派出所到洗车行直线距离890米。

两名警察跳下车，走在前面的是杨国林，辅警马超紧随其后。马彦全认识杨国林，但叫不出名字。杨国林来到罐尾扶梯处，边爬边喊：“站远点！有口罩吗？给我个湿毛巾！”话音未落，人已钻进罐口。

马彦全慌忙找来湿毛巾递上去，马超在罐口接住交给杨国林。没过一会儿，杨国林从罐中探出头说：“找根绳子！有没有防毒面具？”马彦全看见那张脸憋得发紫，嘴唇没了血色。

马彦全从几步之隔的自家商店找来绳子递了上去。店里有口罩，但没防毒面具。

罐口打着手电筒的马超神色紧张，打电话求援的声音颤抖。马彦全心里有些发毛，他也爬上扶梯，看自己能做点什么。这时，罐里传来一声闷

响。“国林，国林！”辅警马超把手机和手电筒塞给刚爬上罐车的马彦全，自己跳入罐中。

“我打着手电筒，看见马超抱着杨警官往罐口顶，可我怎么也够不着。”马彦全声音发颤，“突然马超浑身发软，喊‘救我，救我……’他赶紧伸手，拼尽全身力气把软绵绵的马超拖了出来。马超昏迷前说了句‘救国林’！便瘫在罐顶，昏了过去。

“那几分钟，像一辈子那么长。”

直到援增的民警把司机和杨国林从罐里救出来，马彦全还觉得像在做梦。“这辈子就打过这一次报警电话，太害怕了。”他望着那块水泥地，沉默了好久，“两个警察，不要命往里冲……我太难过了。”

吴忠市人民医院的病床上，马超静静地躺着，氧气管发出轻微的嘶嘶声。他想坐起来，身体却像灌了铅一样沉重。妻子在一旁轻声说：“他想坐起来，得把床摇起来；想下床，要两个人扶着。”

他10月31日被送进医院，在ICU抢救了4天，转到普通病房继续治疗。诊断书上那一连串医学名词——急性刺激性气体中毒、急性中毒性脑病、急性呼吸衰竭、多器官功能不全——记录着他在那个夜晚与死亡擦肩而过的痕迹。

“我和国林哥是一个组的。”马超不停地咳嗽，回忆起那晚，他的眼神变得复杂，“每次出警，都是他冲在前面。这次，也不例外。”

当天19时16分接到报警，19时22分他们赶到现场。杨国林要了块湿毛巾就钻进了罐体。马超记得自己打着手电，看见杨国林把湿毛巾盖在司机脸上，俯身不停呼叫、拍打。

19时24分，杨国林从罐口探头喘着气说：“赶紧找绳子，有没有防毒面具？”马彦全从几步之隔的自家商店找来布条绞成救援绳索，镇卫生所的医护人员送来了N95防雾霾口罩。

“国林哥，没有防毒面罩，不然你先上来。”两分钟后，马超看见那张熟悉的脸已憋得发紫。

“我上来了，人咋办！”杨国林的话不容商量，说罢又钻回罐中。杨国林清

楚，消防救援力量在70公里外，等不及了。

透过罐口，马超看见杨国林艰难地翻动司机身体，用布绳在司机腰肩部打结。他一边打着手电筒，一边用免提向所长汇报。

突然，杨国林的身体开始摇晃。“国林，快出来！”马超急喊。只见杨国林挣扎着想站起来，却身体朝后重重栽倒在罐里。

“国林！”马超想都没想，把手电筒塞给马彦全，深吸一口气跳进两米深的罐中。

刺鼻的气味瞬间包裹了他。他一只手抱住杨国林的腰，另一只手抓着战友的胳膊，拼命向上托举。可杨国林浑身瘫软，罐口又太窄，外面的人使不上力……

几次尝试失败后，马超憋不住气了。就是那一下喘息——“感觉像被浸在汽油里，嗓子像被死死掐住，耳朵里嗡嗡响，浑身力气一下子被抽空了。”

在罐里支撑了70多秒后，他的意识开始模糊，用尽最后力气向罐口喊“救我，救我”，挣扎着向上爬去。当马彦全把他拖出罐体时，他已经失去了知觉。

10分钟后，众人找来钩子钩住司机腰间的绳子，救出司机，又用钩子钩住杨国林身上的装备腰带，救出杨国林。但已经太晚了……

“我捡了条命。”马超咳嗽着说。

越岭，挨家挨户走访知情者；没有监控，他10次重返现场还原案发经过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最终从马某身边人处取得突破——获知其案发后曾透露“打人闯祸”，凭借一系列完整证据链让马某心服口服。

赵家村的马东升，说自己沾了杨国林的光。“我的孩子们在家里出生，没有出生证明，上不了户口。”马东升说，杨警官知道后，在一个周末，和户籍民警上门，制作笔录、采集DNA，前前后后跑了好多趟，还把崭新的户口簿送上门。“不沾亲带故，他就像给自己家办事一样。”马东升打心眼里敬佩这个警察。

2024年6至7月，预旺镇接连发生商铺盗窃案，商户们守店防贼。杨国林主动扛起破案重任，埋首于海量监控逐帧排查，虽锁定嫌疑人却因画质模糊难以精准识别。他串并多起案件，紧盯嫌疑人行走姿态、衣着细节等核心特征，即便对方刻意换衣反侦查，仍循着线索蹲守布控，最终在其住所找到涉案衣物，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，为商户们挽回损失。

3年多的从警生涯，杨国林办的都是这样的“小事”，却件件关乎群众安危。在红色土地的浸润下，他的思想境界也在不断升华。2025年10月23日，他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，郑重地向派出所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“作为一名治安民警，我将恪尽职守，认真履职。面对急难险重任务，敢于担当，迎难而上。”字里行间，满是对党的忠诚和对群众的赤诚。

“他是这样写的，更是这样做的。”预旺派出所党支部书记、所长虎筱红着眼圈回忆，10月27日，他找杨国林谈话时，杨国林说，自己申请入党，是想以更光荣的身份为群众服务。

杨国林走后第3天，预旺派出所党支部向上级申请追认杨国林为共产党员。

## “日子刚甜，你却不在了”

预旺派出所的办公室里，杨国林办公桌上的笔记本码得整整齐齐，翻开扉页，几行娟秀却带着颤动的字迹刺得人眼睛发涩：“国林，我想你回来。回来啊！我和儿子太想你了，想得心都碎了，快点回来！快快快。”

杨国林家的客厅里，妻子李玲抱着3个月大的儿子，目光不时看向婴儿车旁的小沙发。“那是他给我儿子买的礼物。”李玲的声音很轻，仿佛怕惊醒什么，“快递10月31日刚到，他说买来先放着，等儿子大一点就能坐了。”

在这个刚刚组建的小家里，处处可见杨国林生活的痕迹。茶几上放着他最爱吃的辣子鸡配料，那是李玲特意为他准备的。“他总说我的辣子鸡最正宗，说等工作不忙了，要天天在家吃饭。”李玲的嘴角泛起一丝苦涩的微笑。

她翻开手机相册，一张张照片记录着这个家庭的幸福时光。有一张很温馨：杨国林抱着刚满月的儿子，脸上洋溢着初为人父的喜悦。“我们2013年相识，2019年结婚，好不容易才有了自己的小家。今年7月孩子出生时，他高兴得像个孩子。”

然而，这个三口之家的幸福时光太过短暂。由于预旺派出所离家有70多公里，杨国林常常三四周才能回一次家。“每次都是来去匆匆，连顿安稳饭都吃不上。”李玲说，他们最近刚买了新房，10月26日交房那天，杨国林由于值班没能去收房。“他说下周末一定去看房，要亲自设计我们梦想中的家。”

最让李玲痛心的是，儿子还没有学会叫爸爸。“每次视频，他都逗儿子‘叫爸爸，我是爸爸。’”她低下头，轻轻抚摸着孩子稚嫩的脸庞，仿佛在替他完成那个未了的心愿。

在卧室的梳妆台上，一瓶未开封的祛痘膏格外显眼。“我剖腹产后留下疤痕，他比我还上心，特意托人买了最好的药。”李玲轻声说，“他总开玩笑说我产后胖了，要看着我瘦回原来的样子，要陪我一起慢慢变老……”

所有这些约定，都永远停留在了2025年10月31日的夜晚。